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人物形象析論

黃世錦*

摘要

關於《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八人合傳之緣由，明人凌稚隆評析以為，本篇合傳之原因，乃因傳中諸人相繼代為丞相與御史大夫之故；而今人李景星則以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六人合傳，乃以六人代為丞相之故。至於陳萬年、鄭弘二人合傳，乃因二人代為御史大夫之故。李氏對凌氏的觀點有所繼承，亦有個人讀史評史的意見與發明！

然而，李景星又以為：傳中所述八人皆為「庸才」之流，故合傳「皆以同為庸才相聯絡」，則筆者持商榷與保留之意見，理由將於本論文中提出詳細的說明。本文旨在藉由《漢書》本傳文本之分析，並配合前人之評析與相關研究成果，探究本傳中人物的性格與事跡，以凸顯本傳中傳主的人物形象。期能使本篇史傳人物形象鮮活，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以對其人做出較為客觀與公允的評價！

文中章節安排為：一、前言；二、《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人物形象析論。本節共分為八個小子題：(一)公孫賀的人物形象：深識遠慮，縱子速禍；(二)劉屈氂的人物形象：眷戀權位，謀廢太子；(三)車千秋的人物形象：善體上意，蹈晦自守；(四)王訢的人物形象：洞悉人性，善握時機；(五)楊敞的人物形象：素謹畏事，明哲保身；(六)蔡義的人物形象：經術嫻熟，為人主師；(七)陳萬年的人物形象：善事權貴，教子以諂；(八)鄭弘的人物形象：好學明經，用法持平；三、結語。

關鍵詞：漢書、班固、凌稚隆、李景星、人物形象

*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

Analysis of Personage Images “Legends of Gongsun, Liu, Tian, Wang, Yang, Cai, Chen, Zheng, in Hen Shu (Personage Chronicle of the Han Dynasty)”

Huang Shih-Chin*

Abstract

According to analysis made by Ling Zhi-Long in Ming Dynasty, the main reason to include the eight personages, Gongsun, Liu, Tian, Wang, Yang, Cai, Chen and Zheng, in Hen Shu was because they were either the premiers or major executive officials in the dynasty. Li Jing-Xing, a contemporary scholar, authored the six personages - Gongsun He, Liu Qu-Li, Ju Qian-Qiu, Wang Xin, Yang Chang, Cai Yi, in a legend book, because they were all the premiers in the dynasty. Since Chen Wan-Nian and Zheng Hong were the senior supervisory officials (equal to the member of the Control Yuan, ROC) in the dynasty, they were authored in another legend book. In addition to inheriting Ling Zhi-Long's viewpoints, Li Jing-Xing has also had his personal opinions and critics about the historic personages.

Nevertheless, Li Jing-Xing thought all the eight personages were all “mediocrities (ordinary people)”, so in the legend book he authored, he used “mediocrities” to refer to those personages. However, on this front, the author has different viewpoints. The reasons will be thoroughly elaborated in the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of “Han Shu”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ritics and relevant research made by the

* Candidate of Do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eople of former times, this paper wa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s and accounts of the personages authored in the legend, so as to highlight the personage images of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legend.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a vivid image of the ancient personages as though one could see and sense them, and provide a more objective and fairer evaluation of them.

The chapters of this paper have been arranged as: 1. Preface. 2. Analysis of personage images 《Legends of Gongsun, Liu, Tian, Wang, Yang, Cai, Chen, Zheng, in Hen Shu,》 in which the following eight subsections have been included: (1) the personage image of Gongsun He: he was circumspect and farsighted, but he spoiled his son who ended up leaving bane to him. (2) the personage image of Liu Qu-Li: he had attachment to power and position, and conspired to abrogate the crown prince. (3) the personage image of Ju Qian-Qiu: he was considerate to his superiors and well self-disciplined. (4) the personage image of Wang Xin: he knew human nature very well, and was good at snatching up opportunities. (5) the personage image of Yang Chang: he was discreet and feared for responsibility, and liked to play safe to protect himself. (6) the personage image of Cai Yi: he was deft at ancient classics, and was a leader. (7). the personage image of Chen Wan-Nian: he liked to flatter influential officials and taught his sons how to adulate superiors. (8). the personage image of Zheng Hong: he was studious, good at ancient classics and moderate in dealing things.

3. Conclusions:

Key words: Han Shu, Ban Gu, Ling Zhi-Long, Li Jing-Xing, Personage Image

一、前言

《漢書》之〈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關於本篇合傳之緣由，明人凌稚隆言：

此傳以代為丞相聯絡，公孫、劉、田、王、楊、蔡七人，又以代為御史大夫聯絡。陳、鄭二人酷類太史公〈張丞相傳〉本。¹

凌氏評析以為，本篇合傳之原因，乃因傳中諸人相繼代為丞相與御史大夫，以此聯絡之處為合傳之由。對此，李景星《漢書評議》則持不同意見，李氏以為：

〈百官公卿表〉云：「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然則居是官者其任大、其責重，宜如何盡心竭力，乃不負國家委託？而以庸才處之，其可乎哉？是傳共列八人，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此六人者，以代為丞相相聯絡；陳萬年、鄭弘，此二人者，以代為御史大夫相聯絡。總而言之，又皆以同為庸才相聯絡也。²

李景星對本傳篇旨之評析，其「以代為丞相相聯絡」、「以代為御史大夫相聯絡」的評析部分，乃是承襲明人凌稚隆的觀點，為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繼承。不同的是，凌氏以為公孫賀、劉屈氂、田千秋（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等六人之合傳，是以代為丞相與代為御史大夫相聯絡之故；而李景星則以為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六人之合傳，乃以六人代為丞相之故。至於陳萬年、鄭弘二人合傳，乃因二人代為御史大夫之故，此為李氏於繼承前人研究成果之外，個人讀史評史之意見與發明！而李氏對本篇合傳緣由之解析最為獨特之處，乃在認為傳中所述八人皆屬「庸才」之流，合傳「皆以同為庸才相聯絡」。針對李氏這部份之觀點與意見，筆者認為有商榷之餘地，理由將於以下之論述中詳加說明。

而本文撰作之目的，旨在藉由《漢書》本傳文本之分析，配合前人之評析與相

¹ 明·凌稚隆輯校《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明萬曆癸未（1583）凌氏刊本）。按：凌稚隆於此言「公孫、劉、田、王、楊、蔡七人，又以代為御史大夫聯絡」，此實僅有六人，而凌稚隆言「七人」，乃凌氏陳述上發生錯誤，於此謹加刊正。

² 收入李氏著《四史評議》，（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86年11月），頁219。

關研究成果，探究本傳中人物之性格與事跡，以凸顯傳中人物的性格與形象。文中對於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參考啟迪思維之處，將不嫌其煩，多所徵引；若觀點有與前賢相左之處，亦將於論述中說明自己的一隅之見，旨在表達筆者研讀本篇的心得與思維角度，並非有意好發議論，詆牾前賢。

二、《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人物形象析論

以下對於《漢書》本篇中人物形象之析論，將以文本分析為基礎，由本傳對該人物的記載與描繪，配合前人研究成果之關照，以個別人物為探述中心，剖析傳中人物的性格、事跡與行事風格，以凸顯本傳中人物之形象。希冀藉由人物性格與形象的分析，使本篇史傳中所記載的歷史人物，其形象能鮮活的被活絡出來。傳中楊敞之子楊惲、陳萬年之子陳咸，於本篇中均頗佔篇幅，對其人物形象之描繪亦頗詳盡，然不在本文論述之列，其原因正如李景星所言：「〈楊敞傳〉後敘其子惲事特詳；〈陳萬年傳〉後敘其子咸事特詳，則以牽連之故，與此傳本旨並無關係」之故。³

（一）公孫賀的人物形象：深識遠慮，縱子速禍。

《漢書》本傳載公孫賀：

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⁴

公孫賀的夫人衛君孺，是漢武帝的皇后衛皇后，即衛子夫的姊姊。由於與皇室的這一層裙帶關係，「賀由是有寵」，有著許多建功的機會，能進入政治權力的核心。曾

³ 李景里《漢書評議》，（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86年11月），頁220。

⁴ 東漢·班固《漢書》，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民國85年8月），《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跟隨大將軍衛青，以車騎將軍出擊匈奴有功，封南窳侯。⁵對於漢武帝的用將政策，清人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中〈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條言：

漢武帝三大將，皆從嬖寵擢用。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私通，生青，故青冒姓衛氏。為平陽主奴騎，而衛媼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謳者，得幸于帝，立為后。青以后同母弟，見用為大將軍，征匈奴有功，封長平侯。平陽主寡居，青即尚焉。霍去病父霍仲孺，先與衛子夫之姊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見用為驃騎將軍，征匈奴有功，封冠軍侯。李廣利之進也，其女弟本倡，後得幸于帝為李夫人，帝用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其王母寡頭以歸，封海西侯。三大將皆出自淫賤苟合，或為奴僕，或為倡優，徒以嬖寵進。後皆成大功，為名將，此理之不可解者也。且衛媼一失節僕婦，生男為大將軍，生女長君孺嫁公孫賀，官至丞相。次少兒生去病，又嫁陳掌，亦為詹事。小女子夫，且為皇后，而去病異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後受遺輔政，封博陸侯。為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賤婦而起，閒氣所鍾，固有不擇地者哉！⁶

因此裙帶關係，公孫賀與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皆為姻親，自然會形成一股龐大的政治勢力。故其後雖曾因坐酎金失侯，仍獲起用為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⁷當武帝欲以公孫賀代石慶為丞相之時：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就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

⁵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⁶ 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台北：世界書局印行，1997年4月），頁32。

⁷ 漢代丞相封侯之例，始於漢武帝下詔封公孫弘為平津侯，〈公孫弘、卜式、兒寬傳〉云：「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見《漢書》卷五十八本傳。

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⁸

由於前人比坐事死，不得善終之殷鑑不遠，公孫賀深以此為鑒戒，故頓首涕泣不受丞相印綬，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之下，勉強接受丞相職務，可見其謹慎戒懼之心理。其後，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代公孫賀為太僕，父子二人並居公卿之位。然而，其子敬聲卻：

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⁹

其子公孫敬聲以皇后姊子之故，驕奢不奉法度，甚至於盜用公款，以致身陷囹圄。¹⁰恰巧當此之時，皇帝下詔逮捕陽陵的朱安世。愛子護子心切的公孫賀，乃請求以追捕朱安世來贖其子公孫敬聲之罪，獲得皇帝許可。其後雖然順利逮捕到朱安世，卻為自己埋下殺身亡家的禍根。朱安世被捕之後，於獄中上書：

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按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¹¹

巫蠱之禍是武帝一朝牽連極為慘烈的皇室悲劇。所謂「巫蠱」和「祝詛」，乃是一種巫術迷信活動，利用巫師對某人進行詛咒，或將某人之名字刻於木偶之上埋於地下，對其進行詛咒。當時的人們相信，此舉將會對被詛咒者帶來災難，甚至於因而死亡。因此，漢代之律法規定，對進行「巫蠱」與「祝詛」者進行極為嚴厲的懲罰。朱安世於獄中上書，揭發公孫敬聲與武帝女陽石公主私通，並在武帝經過之甘泉宮

⁸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⁹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¹⁰ 明·凌稚隆言：「夫人，皇后姊，一傳之根，公孫父子以此而興，亦以此而滅」。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¹¹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馳道之下，埋設偶人「祝詛有惡意」。武帝於是下令徹查，於征和二年正月，將公孫賀父子及其家族處死。衛皇后弟子長平侯伉及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因受到牽連而被誅。

巫蠱之禍的悲劇，「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¹²武帝任命江充察治巫蠱事件，江充藉機大肆株連收捕。由於江充曾經得罪過太子劉據，¹³懼怕將來太子即位之後對其不利，乃利用搜查巫蠱之機陷害太子：

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¹⁴

巫蠱之禍本是邪佞之臣藉機挾怨報復的行為，加之漢武帝老邁昏庸，輕信讒言，邪佞之臣揣摩上意，終於釀成統治集團骨肉相殘的悲劇，其結局發展絕非公孫賀所能逆料。而李景星評公孫賀傳云：

敘其拜丞相不受印綬事，正是寫其庸處。至為贖子以滅族，則庸而近於愚也！

¹⁵

對於公孫賀頓首涕泣，不願受丞相印綬之事，宋人胡寅評論云：

¹² 《漢書四五·蒯伍江息夫傳》言：「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¹³ 《漢書四五·蒯伍江息夫傳》言：「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救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

¹⁴ 見《漢書》卷四十五本傳。

¹⁵ 見《四史評議·漢書評議》，頁 220。

丞相，人臣所願為者。而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北軍錢，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誚上而不能發，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特武帝好殺之過哉？¹⁶

武帝一朝丞相自公孫弘之後，繼任者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相繼被誅，比坐事死。以石慶之戒慎謹嚴，亦數被譴責，幾罹於禍，「致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公孫賀能懼禍不受丞相印綬，足見其極具自知之明並能善於自處，能以前事為鑒，深識明哲保身之道，深謀遠慮能居安思危；至於為贖子而滅族之事，表現出天下父母愛子心切之慈父情懷。公孫敬聲為皇后姊子，大將軍衛青與霍去病等家族，均為其姻親，故而驕奢淫佚，不奉法度，此乃政治世家大族子弟之通病。公孫賀護子心切而罹禍，其結局亦使人深為同情，蓋因巫蠱之禍後來之發展實非其所能逆料，豈能以此二事而以「庸才」責之？二事適足以顯現其過人之遠慮。胡寅以其「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對其頗有微言。試想，在皇帝堅持之下，身為臣子者既已堅辭，而主上不肯接受而強拜，身為臣子者又能奈何？又如何能再有何「自善之策」可言？令人深為痛惜的是，公孫賀父子身誅族夷，皆因巫蠱之禍而起，而武帝於征和二年春下詔譴責其罪過竟云：

故丞相賀，倚舊故、據高勢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賄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迺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¹⁷

對此詔書，明人凌稚隆評云：

詔但著賀之惡，不揚釐之善，而班掾引入釐傳，則其不滿之意，已露于篇端矣！¹⁸

¹⁶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¹⁷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¹⁸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而近人劉咸忻亦引凌氏之觀點，評云：

詔但著賀之惡，不揚釐之善，而班引入釐傳，不滿之意，已露矣！按：賀罪狀在此可見，一傳本一篇，不可分畫。此見賀得罪，屈釐乃幸承其乏，武非深取於屈釐也。¹⁹

筆者以為：公孫敬聲以皇后姊之子，驕奢不奉法度，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觸犯漢律，陷身囹圄，固有咎由自取之道；然公孫賀謹慎戒懼，並不眷戀相位，豈會以權位傾亂國家，煩擾百姓？固然其有教子無方之過，父子俱死獄中已令人歛噓同情，遭遇巫蠱之難更屬無妄之災。武帝在族誅公孫賀之餘，以不實之指控加諸公孫賀身上，使其身負污名，含冤莫白，一片丹心無以自陳，益見武帝對待臣下之刻薄寡恩。觀其被迫接任相位時言：「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足見其深具遠見，能深識遠慮。然在主上強拜之下，終無力改變其命運，竟遭族滅之禍，實令人為其結局寄予慨嘆與同情！凌氏與劉氏均認為《漢書》本傳具載此詔書，旨在「著賀之惡」，以見班史對其不滿之意，對二氏意見，筆者持反對之觀點。衡諸公孫賀本傳對其戒慎恐懼心理的描繪，與詔書內容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無的指控，筆者以為：班固具載此詔書，旨在以幽隱的《春秋》筆法，隱晦表達對武帝一朝丞相接連遭禍，比坐事死，不得善終的結局，表現史家的不滿與深切的同情！並為巫蠱之禍的慘烈，武帝的昏庸信讒與刻薄寡恩，以隱微的史筆加以譏刺，同時呈現無辜受株連者哀戚無告，有口難辯的悲慘境遇！

（二）劉屈釐的人物形象：眷戀權位，謀廢太子。

劉屈釐為漢室宗親，中山靖王劉勝之子。²⁰據《漢書·景十三王傳》載，漢景帝共有十四男，中山靖王劉勝為賈夫人所生之子。²¹其為人：

¹⁹ 清·劉咸忻《四史知意并附編六種》，（台北：鼎文書局印行，民國65年2月），頁554。

²⁰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云：「劉屈釐，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²¹ 見《漢書》卷五十三本傳。

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²²

由於中山靖王樂酒好內，御聲色，故子嗣多達一百二十餘人，劉屈氂為其眾多兒子中之一個，雖為武帝庶兄，然未見特別顯貴之處，故本傳云「不知其所以進」。²³當公孫賀父子遭巫蠱之禍而族誅，武帝繼以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征和二年秋天：

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郡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擣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南奔覆蓋城門得出。²⁴

戾太子為江充所譖，太子懼禍先下手為強而殺江充，引起巫蠱之禍的流血慘劇，除本傳記載詳盡之外，事亦互見於〈蒯伍江息夫傳〉、〈武五子傳〉。〈蒯伍江息夫傳〉所載事件本末已見前引，〈武五子傳〉載：

²² 見《漢書》卷五十三本傳。

²³ 對此，清人劉咸忻評云：「云不知其所以進，固由書缺，亦見其本無特出見知處也！」見《四史知意并附編六種》，頁 554。

²⁴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誅。²⁵

對於太子被迫起兵之事，〈武五子傳〉載：

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急，然聽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俱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殉，灸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

26

透過《漢書》相關傳記史事記載之互見，巫蠱之禍的起因，與太子在前秦邪佞矯詔，導致太子扶蘇含冤賜死的前車之鑑下，內心惶懼不安被迫起兵對抗君父的經過，整個歷史事件得到清晰的呈現。據《漢書·武五子傳》載，戾太子起兵事敗後亡匿：

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

²⁵ 見《漢書》卷六十三本傳。

²⁶ 見《漢書》卷六十三本傳。

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卒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鬥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²⁷

在巫蠱之禍中戾太子懼禍起兵，矯詔發兵捕殺江充，並攻入丞相劉屈氂府。武帝時正避暑甘泉宮，乃賜丞相璽書，「捕斬反者」，²⁸命其領兵圍捕太子以戡亂。由於太子乃以臣子而起兵對抗君父，失去了起兵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形成一種政變奪權的行為，在傳統忠君尊君的倫理思維下，故得不到多數人的擁護，「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在此局勢下其失敗是必然的結局。對此，盧舜治評言：

太子誅江充事已畢矣！至於發武庫兵，又發北軍兵，又毆四市人，又與丞相合戰五日，將置君父於何所耶？書法自在！²⁹

盧氏評論極具見地允洽！戾太子為江充所譖，誣以桐木人巫蠱祝詛君父，無以自清自辯，在惶懼之餘矯詔殺江充已足矣。將佞臣江充斬殺正法之後，若能親自前往甘泉宮向武帝負荊請罪，申明冤情，常言道「疏不間親」，以父子骨肉之親，只要太子問心無愧，誠懇向武帝表明心志，說明事件之前因後果，未必不能使君父幡然感寤。甚至之前公孫賀父子被族誅、衛皇后弟子長平侯伉、諸邑公主及陽石公主等，這些被無辜牽連誅殺者之冤屈，或亦因此而得以昭雪亦未可知。然太子不此之圖，竟然發武庫兵、發北軍兵與丞相交戰，如此行為實「將置君父於何所」，亦坐實了其詛蠱君父之罪名。究其失策之作為，此舉頗難脫政變奪權以弑君父之嫌！

征和三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為他設祖道祭路神，為貳師將軍送行，直送到渭橋。當二人辭別時，李廣利對劉屈氂說：

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

²⁷ 見《漢書》卷六十三本傳。

²⁸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²⁹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³⁰

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女兒嫁與劉屈釐之子為妻，二家結為政治婚姻，藉由裙帶關係，互相奧援，形成一股政治勢力。貳師將軍李廣利希望丞相劉屈釐，勸武帝立李廣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之子昌邑王劉髆為太子，並言：「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為了鞏固自己的丞相地位與政治勢力，劉屈釐在私心作祟之下答應了。後又治巫蠱之獄，內者令郭穰舉發丞相夫人以巫蠱祝詛皇帝，在追查之下，又發現劉屈釐與李廣利謀立昌邑王的陰謀。武帝於是下令誅劉屈釐全家，並逮捕李廣利的妻子，貳師將軍李廣利於是投降匈奴。

由劉屈釐與李廣利謀立昌邑王為太子一事觀察，筆者推測：巫蠱之禍起時，戾太子誅殺江充之後，率軍攻打丞相府的過激行為，或許並非欠缺思慮的莽撞行動。由於「武帝末年，衛后寵衰」，而李廣利與劉屈釐又有兒女姻親的裙帶關係，二家榮辱福禍與共，極有可能劉屈釐早存打擊廢立太子之心，並合謀以昌邑王取而代之，以鞏固自身的權勢地位，一場慘烈的政治奪權鬥爭，早已暗潮洶湧。而戾太子亦早有戒心，有芒刺在背飽受威脅之憂，故在誅殺江充之後，一不做二不休發難到底，希冀一舉將之剷除，以絕後患。對巫蠱之禍宋人黃震曾評言：

戾太子之變，使宰相得人，明太子之无他，察江充之傾危，抗章武帝，身任安危之託，猶庶幾也。而使屈釐當之，悲夫！³¹

戾太子發兵攻入丞相府，極有可能是太子在地位飽受威脅之下，孤注一擲以清君側的冒險行動。然而，不幸卻被劉屈釐逃脫，並得武帝「捕斬反者」以戡亂的璽書，使劉屈釐剷除太子接班集團的陰謀，成為保衛江山社稷、順天應人的義舉，從而釀成血流成河、父子骨肉相殘的皇室悲劇！否則，以丞相之職責，理應「明太子之无他，察江充之傾危」，善盡輔相之職責，力求還給太子身為儲君應有之清白。無奈

³⁰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³¹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武帝所用丞相非人，以處心積慮的「屈釐當之」，並「賜丞相璽書，捕斬反者」。使劉屈釐在忠君保國的大纛之下，堂而皇之誅殺了戾太子及其兩皇子，一舉剷除了太子的接班勢力，³²並為以後勸立昌邑王為太子的陰謀，成功鋪展開一條平坦的道路。李景星於《漢書評議》中，評劉屈釐言：

敘其為丞相亡印綬事，亦是寫其庸處。至因謀立以腰斬，則庸而涉于妄矣！

33

當戾太子誅殺江充，起兵攻入丞相府時，丞相劉屈釐在倉皇逃難中遺失丞相印綬，這種倉皇保命為先之舉，本是人之常情。在顧全性命尚且不及的情況下，如何能有餘暇顧及身外之物？故以其兵亂中遺失丞相印綬之事，驟以「庸才」視之，所論實非公允。至於其因謀立昌邑王陰謀事洩而遭腰斬，對此，李氏譏其「庸而涉于妄」，筆者以為所論亦未允洽。蓋政治本是成王敗寇之事，劉屈釐身處政治鬥爭的漩渦，在權力的傾軋角逐中，成則長保祿位，敗則殺身亡家，這是每一位在權力競逐場中者，必須具備的認知、膽色與遊戲規則。對其成亡興敗，不能純以成敗論英雄，應由天時、地利、人和，與己身作為的全盤考量上考慮，才能做出公允的評價，不致驟以「庸而涉于妄」視之。

（三）車千秋的人物形象：善體上意，蹈晦自守。

車千秋，據本傳載其本姓田氏，祖先為齊之諸田，本名田千秋。後因其年老之故，「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³⁴由於「時間一長，『車』也代替了他的本姓，這也是武帝優獎人才的一例」。³⁵因此後世稱其為「車千秋」。巫蠱之禍後，戾太子自殺，然武帝仍無法掙脫巫蠱祝詛的夢魘，由連年窮治

³²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云：「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秬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者，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掠者，皆徙敦煌郡。』」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³³ 見《四史評議·漢書評議》，頁220。

³⁴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³⁵ 此陳其泰語。見《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印行，1995年8月），頁116。

巫蠱產生陰暗多疑的心理。一方面繼續責令各地窮究巫蠱之獄，導致株連極多，朝廷與民間人心惶惶不安。此時，車千秋上言：

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才能，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³⁶

太子劉據自殺之後，「久之」，高寢郎田千秋上書訟太子之冤，武帝感寤江充誣告不實之行，乃「族滅江充家」³⁷，並拔擢田千秋為大鴻臚，位列九卿，數月之後即代劉屈氂為丞相，封侯。由「久之」一語，可見田千秋極善於揣摩上意，知道武帝已體察太子在廢立陰謀之下的威脅和困境，惶恐之餘被迫起兵自保的無奈，極後悔誤信讒言而殺子殺孫之行，故能掌握時機，大膽向武帝進言，終能「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從此平步青雲仕途順遂。對於武帝悔恨殺子之行，《漢書·武五子傳》亦載：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³⁸

對於車千秋之善體上意，揣摩武帝心思以干祿，宋人劉子翬有精闢的識見：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恨之心，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

³⁶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³⁷ 見《漢書六三·武五子傳》。

³⁸ 見《漢書》卷六十三本傳。

無他施為。所謂有智者，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³⁹

誠然，太子被譖以巫蠱祝詛君父，含冤莫白心理惶懼，當其孤注一擲起兵自保時，車千秋為高寢郎，為何不於當時挺身而出為太子辯白，阻止這場父子骨肉相殘的悲劇，使武帝免去殺子不慈之名？等到事情過後很久，才察言鑒貌體察上意，知道武帝極為後悔，甚至瞭解太子含冤莫白，是在皇室權力爭奪傾軋中的犧牲者後，⁴⁰方向武帝上書，並利用武帝晚年迷信神仙，嚮往仙道祈求長生不死的心理，「挾以鬼神之事」，表明這些話都是夢中一白頭老者所言，一方面既投武帝之所好，一方面又可預防武帝倘若聽後勃然大怒，為自己預留觸怒天子後的退路。可見其除極善於揣摩上意外，又極具智慧，深識明哲保身之道，慮勝亦慮敗，慮得亦慮失。故能以一言寤上意，旬月間拜相封侯，開漢世官運亨通順遂、飛黃騰達前所未有之局。

其任丞相過了一年多，武帝生病，立鉤弋夫人所生之子為皇太子，並「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⁴¹當武帝崩殂，漢昭帝即位，因年幼不能治理朝政，此時：

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⁴²

據《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載：「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⁴³又載：「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太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

³⁹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⁴⁰ 本傳載武帝之詔言：「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一語，筆者以為：武帝至此已相當明白李夫人、貳師將軍與丞相劉屈氂集團，謀立昌邑王為太子的陰謀，戾太子處在這處心積慮奪權的情勢下，被誣以巫蠱祝詛君父，導致被迫起兵誅除威脅自己的丞相集團，亦有其不得已與可憫之處，故甚為悔恨。語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⁴¹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⁴²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⁴³ 見《漢書》卷六十八本傳。

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⁴⁴在這場權力的慘酷爭奪中，霍光盡誅與自己有姻親關係的上官桀、上官安父子，⁴⁵桑弘羊、丁外人等，終於威震海內，獨攬大權。此時，車千秋身居丞相之位，名義上地位在霍光之上，但卻能充分體認漢室政權完全掌握於霍氏家族的事實，能蹈晦自守，謹守分際，自居霍光之下明哲保身。甚至在霍光惺惺作態言：「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在這些冠冕堂皇的違心之言下，仍能保持戒慎謹懼之態度，以「唯將軍留意」之語，向霍光表明心跡，使霍光明白自己絕無與其爭權之意，以寬慰其心。這是何等過人的政治智慧！故霍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可見車千秋在險惡的官場，善於忖度時勢與自處，能掌握進退之分際，不僅使自己得以保家全身，亦使國家免於群臣爭權的紛亂，終於「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在其擔任丞相的十二年中，有功於「昭宣中興」的西漢中興治世的創肇。

李景星《漢書評議》評車千秋言：

曰「千秋無他才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即此數語，其庸可知也！⁴⁶

劉咸忻亦評車千秋言：

「千秋無他材能」至「未嘗有也」，此亦明武帝任相之輕，載匈奴使者語亦此意。⁴⁷

⁴⁴ 見《漢書》卷六十八本傳。

⁴⁵ 《漢書·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載：「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與帝相配」。上官桀與霍光原為兒女親家，上官安為霍光之女婿，固然可推想這門婚姻起始即為政治婚姻，旨在鞏固兩家之政治勢力，互相為裙帶奧援，以掌握漢室政權。然在利益衝突之下，上官桀父子欲伏兵殺害霍光，霍光發覺之後亦斷然夷滅上官桀之宗族，毫無兒女親家之情面可言，亦絲毫不以其長女之處境而有所遲疑。可見政治權力鬥爭之慘酷，只求成功，不計手段之陰狠，充滿冷血與無情，此即為政治之本質，從古至今，並無例外！語見《漢書》卷六十八本傳。

⁴⁶ 見《漢書評議》，頁 220。

⁴⁷ 見《四史知意并附編六種》，頁 554。

對於李景星與劉咸忻之意見，筆者部分持質疑之看法。據《漢書》本傳載：

千秋無他才能，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賞之。⁴⁸

班固《漢書》本傳載此段文字，如劉咸忻言用意在「明武帝任相之輕」，又載匈奴單于之言，一以形象呈現匈奴單于之睿智，是個不可輕忽的強勁對手，其中又不無微諷武帝用人策略輕率之意。然以車千秋之善體上意，忖度時勢，不僅表現出其具過人之智，與敏銳的政治嗅覺；又能以相位而自居霍光之下，消除霍光之疑慮，得能長保祿位。在為相十二年之間，使國家免於權臣爭權之傾軋，使漢帝國在武帝一朝窮兵黷武、民生凋敝、戶口減半，瀕臨崩潰的嚴峻情勢下，百姓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百姓稍益充實」，促成了「昭宣中興」的政局，這是需要何等過人的智慮與處事胸襟？如何能如李氏所言，以「庸才」視之呢？於此益更見其過人之處！誠如明人邵寶所言：

一言寤意，古有之矣！傳說是也，上書而拜相，何不可之有？漢之時上書者，賈山、賈誼、董仲舒，莫非其人，以是為相，而號於四夷，曰上書得之，不亦光乎？苟不論其人，徒以上書為陋，何言之偏也！⁴⁹

一言寤意，上書而拜相，古即有之，尤以春秋、戰國時代為盛，范雎之說秦王、蘇秦之說趙王而配六國相印即為其例。漢武帝雄才大略，用人不拘格局，其中雖不無以佞倖進者，然亦不失大開大闢，氣象開闢之勢。且車千秋以上書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政績上亦頗有建樹，本傳載：

⁴⁸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⁴⁹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娛樂。⁵⁰

對於車千秋為丞相之後之表現，陳其泰評言：「千秋任丞相果能稱職，人們評價他出于前後幾位丞相之上，尤其是勸說武帝把頭腦中緊繃著的弦鬆弛下來，停止對巫蠱之獄的追究，赦免無辜受到株連的人。武帝臨終前，命車千秋與霍光等人一同輔佐幼主，前後任丞相十二年，對於開啟『昭宣中興』的時代也有一定的貢獻」。⁵¹在上書之前，車千秋僅為小小的高寢郎，為高廟衛寢之郎，在其揣度漢武帝悔信讒言殺子的心理之後，藉機上書訟太子之冤以干祿，雖不無揣摩上意投機倖進的心態，但也因此使其才能得到發揮的機會。誠然，武帝此舉不無任相輕率、與獎掖倖進之徒之感！然衡諸車千秋任相後之表現，由其所交出亮眼的政績與成績單，卻亦不能不佩服武帝用人的大膽與獨特的慧眼！劉咸忻評車千秋言：「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云云，亦譏之，亦幸之。」⁵²譏之者乃譏其揣摩上意以求干祿之舉；幸之者幸其能得武帝雄才大略之主，拔擢人才大膽且不拘成法，不率由舊章，使車千秋能展其材能，從而使漢帝國瀕於崩潰的國勢，得到休養生息與喘息的機會，延續了漢帝國的國運與命脈。如是觀之，則武帝用人之目光亦何等深睿，不能全以其率爾任相視之。

（四）王訢的人物形象：洞悉人性，善握時機。

王訢，濟南縣人，以郡縣吏積功升為被陽縣令。《漢書》本傳載：

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賞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

⁵⁰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⁵¹ 見《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頁116。

⁵² 見《四史知意并附編六種》，頁554。

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⁵³

武帝末年，郡國盜賊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用軍事行動來對付盜賊，並斬了一批二千石以下的官員，專操殺生之柄，聲名威震郡國。當暴勝之路過被陽，本欲斬王訢，而王訢早已自己解開衣服伏在砧板上，並向暴勝之說：「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由於暴勝之奉旨逐捕盜賊，誅殺剿盜不力之官吏，手操殺生之柄，令諸郡國官員聞名而顫慄，聲名威震郡國。雖然當時權力在握，然誅殺過多之結果，必然樹敵眾多，許多人對其身懷怨懟之心，只因當時其聖眷正隆，仇家對其無可奈何。但暴勝之內心深處難免會有一朝失勢，遭遇報復屠戮不得善終的恐懼。而王訢之言，正中暴勝之內心深處的憂懼。故如王訢之言，釋放王訢，「以明恩貸，令盡死力」，與王訢深相結納，互為奧援，以培養自己的班底與政治勢力。因此，暴勝之不僅沒有殺他，還在武帝面前推薦王訢，王訢不僅沒有遭到殺身之禍，反而因禍得福，被徵為右輔都尉，兼守右扶風。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合稱「三輔」，秩皆二千石，⁵⁴掌治京師治安，其地位猶今之首都市長。其轄地範圍，據唐人顏師古之注：

〈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也。」⁵⁵

王訢掌握暴勝之殺伐眾多，四面樹敵，恐懼日後遭報復殺戮，與其希冀鞏固政治勢力的私心。故能以一言打動暴勝之，得免暴勝之的斧鉞之誅，甚且為之薦舉，收攏為其腹心。遂使其由一個小小的被陽縣令，一躍成為掌握京師一方治安的首長，俸祿二千石的高官顯爵。可見其洞澈人性，並深具識見。其以右輔都尉，兼守右扶風，後：

⁵³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⁵⁴ 見《漢書十九·百官公卿表》。

⁵⁵ 見《漢書十九·百官公卿表》。

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脩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56

當武帝巡幸安定、北地，道過其轄地時，王訢接駕小心翼翼，「宮館馳道脩治，供張辦」，表現深受武帝肯定，故被真除為右扶風。在此，班史不載明其為右扶風的政績，與身為首都市長、地方父母官惠愛百姓的仁德，卻僅記載因接駕有功而被真除一事。筆者以為：此乃班史的微言諷刺！敘其逢迎諂媚君上一事，其倖進投機的人格特質，即形象活現於不言之間！故為右扶風「視事十餘年」，班史卻無一字一語及於其政績。雖無政績，然宦途順遂，昭帝時為御史大夫，後代車千秋為丞相，封侯。筆者以為：王訢以靠攏暴勝之的方式，得脫斧鉞之誅，並受其薦舉，日後終於封侯拜相，達到人生事業的頂峰。然而，暴勝之卻在巫蠱之禍中，受到牽連而惶恐自殺。⁵⁷在暴勝之惶恐危難之時，並未見王訢為其挺身而出，助其脫離危難，以報其昔日不殺薦舉之恩。甚至能以暴勝之薦舉之人，暴勝之黨羽的身分，在巫蠱事件中置身事外，全身而退未受牽連。凡此均足見其過人體察時勢、明哲保身之能！

李景星《漢書評議》評王訢：「敘其得主處，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脩治，供張辦。武帝嘉之，拜為真。昭帝時，代車千秋為丞相。只此一事，其庸如見也。」⁵⁸以其洞察人性、體察時勢、關鍵時刻明哲保身，置身事外之能，如何能以「庸才」視之？而李氏所述，正足以見其深具睿智，故其後任丞相之職，位極人臣之尊，實非僥倖得之！

（五）楊敞的人物形象：素謹畏事，明哲保身。

楊敞，華陰人，本於大將軍幕府任職，任軍司馬之職。因受霍光賞識，拔擢遞升至大司農之位。《漢書》本傳載：

⁵⁶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⁵⁷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云：「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會夜，司直田仁部閉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⁵⁸ 見《四史評議·漢書評議》，頁220。

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急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59

本傳對楊敞生平事蹟記載文字簡短，然亦可於其中尋繹出其個性，呈現出其人物形象。當上官桀欲謀反時，楊敞事先得知，卻不敢說話，假託生病，藉以置身事外，迂迴的藉由諫大夫杜延年之口，將消息傳遞出去，巧妙的避免捲入政爭；當漢昭帝崩殂，昌邑王徵即位，不久，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合謀，以昌邑王「淫亂」為由，密謀發動政變，廢昌邑王更立宣帝。當霍光派大司農田延年前去告知楊敞時，楊敞當時的表現是「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當其不知所措，舉棋未定之時，楊敞之夫人給予他當頭棒喝，提醒他「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急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促使其明白表明心志，選邊靠攏參與這場政變，共同擁立宣帝成為功臣。事實上，當時霍光集團把持朝政，既然廢立之議已定，霍光派人告知時為丞相的楊敞，只是形式上的徵詢與告知，楊敞同意則廢立之舉更師出有名，楊敞反對仍無法改變大局，而霍光集團則必將其視為頭號剷除對象。由於楊敞素來謹慎畏事，故初聞此密謀之時惶懼不知所措。於此亦可見其個性保守，知止進退，並不熱中權力爭逐，與霍光、上官桀等人，熱中權勢野心勃勃大不相同。明人凌稚隆評楊敞：

以司馬起家至封侯，而所可見者僅廢立一節，又夫人贊助之力，敞之碌碌可

⁵⁹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見，班史不虛美哉。⁶⁰

李景星在《漢書評議》中亦評楊敞：

楊敞代王訢為丞相，傳內寫其庸處，曰「驚懼不知所言」；曰：「汗出洽背」；曰：「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于廢立之事如此，其餘可推。⁶¹

凌氏以「碌碌」評論楊敞，李景星仍以一貫對本傳中之人物之評論般，以「庸才」視之。筆者以為：楊敞素來畏事謹慎，凡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又對權力慾望極淡，政治上有不沾鍋多面討好的滑溜性格。故當其初聞霍光集團政變的密謀時，才會驚懼不知所措。雖然霍光秉持朝政，政事一決於霍光，但並不保證政變必然百分之百會成功，萬一政變失敗，將會招來夷滅九族的大禍，故久久遲疑不決。直到其夫人點明時勢，與己身所處形勢之嚴峻後，才表明態度選邊站，益見其行事態度之低調與謹慎。

對於昌邑王劉賀之被廢緣由，《漢書》本傳與互見之相關傳記，均以「行淫亂」載之。對此，李師偉泰有相當精闢的研究心得與說明。李師以為：昌邑王被廢，並非由於行淫亂之故，乃因昌邑王思欲有一番作為，而其亦從封地帶來自己的班底，此舉威脅到霍光集團把持朝政的政治利益，故霍光集團斷然密謀廢立。《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載，昌邑王即位之後：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⁶²

在政權尚未鞏固之下，即位嗣立僅短短二十七日，便發出一千一百二十七道詔書，此舉如何不令掌握漢室政權的霍光外戚勢力惶懼不安，擔心大權逐步被架空旁落，使既得利益受損，甚至未來可能遭遇身誅族夷之憂？面對政變一觸即發的嚴峻情勢，太僕丞張敞上書諫曰：

⁶⁰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⁶¹ 見《四史評議·漢書評議》，頁220。

⁶² 見《漢書》卷六十八本傳。

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⁶³

〈王吉傳〉亦載，王吉奏書戒王以慎毋所發，政事壹聽於大將軍霍光。⁶⁴對於昌邑王之被廢，今人李源澄評言：

昌邑之罪狀在其太有作為，昭帝在位十一年，政事壹決大將軍光，無所作為，則昌邑之廢，謂之不秉命於霍光可也！⁶⁵

由於昌邑王及昌邑群臣過於操切躁進，未通盤考慮霍氏集團秉持國政，在朝廷盤根錯節政治勢力強大的現實，急於剷除霍氏集團的政治勢力，終於導致霍光集團的反撲，發動了流血政變！《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載，當政變發生時：

詔諸禁門，無內昌邑群臣。⁶⁶

又載：

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毋內昌邑群臣，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⁶⁷

當昌邑王被廢，徙房陵縣，而昌邑群臣：

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

⁶³ 見《漢書》卷七十六本傳。

⁶⁴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載王吉上書言：「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見《漢書》卷七十二本傳。

⁶⁵ 李源澄《秦漢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1970年7月），頁59。

⁶⁶ 見《漢書》卷六十八本傳。

⁶⁷ 見《漢書》卷六十八本傳。

斷不斷，反受其亂。」⁶⁸

昌邑群臣雖「謀誅霍光而未發」，⁶⁹然行動猶豫遲緩，致為霍光集團先發制人，所以臨死前大呼「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衡諸當時局勢，倘使昌邑群臣能當機立斷，與霍光集團喋血一拼，勝負或未可知，在此情勢之下，難怪素來謹慎戒懼的楊敞，要對廢立之事驚懼不知所措了。故對於楊敞，可斷其非能當機立斷、雄才大略之豪傑，然而其善於自保，智慮深遠，則不能遽以「庸才」視之。

（六）蔡義的人物形象：經術嫻熟，為人主師。

蔡義是河內溫人，因為對儒家的經術嫻熟，得以在大將軍的幕府裡任職，後遷補為覆盎城門候。其發跡之際遇，主要因經術嫻熟並能主動上疏干祿之故。《漢書》本傳載：

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進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⁷⁰

以上書自薦干祿獲得拔擢，因說《韓詩》受賞識之故，得能進授昭帝，為帝者師。此後官運亨通，數年之間歷少府、御史大夫、拜相封侯，其升遷之速，幾可與車千秋旬月間取相封侯相比擬。本傳又載：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僂，常兩吏扶夾，迺能行。⁷¹

⁶⁸ 見《漢書》卷六十八本傳。

⁶⁹ 此李源澄語。見《秦漢史·霍光》，頁59。

⁷⁰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⁷¹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對此，李景星《漢書評議》評言：

蔡義代楊敞為丞相，傳內寫其庸處，曰：「短小無須眉」；曰：「行步俛僂」；曰：「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云云，其无所短長之狀，描繪入細。⁷²

以一個八十餘歲的老者，其「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甚至需要別人攙扶乃能行，本是老邁者年弱體衰正常的生理現象，怎能因此以「庸才」視之？至於『時大將軍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云云，其无所短長之狀，描繪入細』之語，亦為不恰之評。《漢書》本傳載：

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顛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⁷³

昭宣時代，霍氏家族秉持國政，政事一決於霍光，權傾天下。霍光以大將軍職秉持國政，其所置丞相，均是明哲保身，唯唯諾諾之輩，取其「可顛制者」。對霍光置丞相之用心，宋人王應麟有極精闢之識見：

曰大將軍光持國柄，丞相取充位，田千秋謹厚自守，猶曰武帝所命也。繼以王訢，錄錄無聞，若楊敞、蔡義，皆給事大將軍莫府者，相乎？相乎？媮合苟安而已。⁷⁴

昭宣政局，霍光秉持國柄，丞相僅取其充位而已，毫無實權可言。王訢之錄錄無聞，正是其全身自處之道，亦是其洞燭政局，深識蹈晦的處世哲學；楊敞、蔡義均出身霍光幕府，明瞭霍光對待政敵之殘酷，與霍氏家族在朝廷盤根錯節，政治勢力之強大。二人雖後來居位為丞相，名義上雖是宰輔，均為霍光所選任，僅是霍光檯面上

⁷² 見《四史評議·漢書評議》，頁 220。

⁷³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⁷⁴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之傀儡，是霍光向天下人宣示其無私心之政治樣板而已，若不謹慎從事，其地位與生命隨時會受到威脅。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等人的前車之鑑，殷鑑不遠，諸人之恬退自守，謹守分際，不與霍光爭鋒，正是全家保身最智慧的抉擇，豈能以此譏之詆之？

（七）陳萬年的人物形象：善事權貴，教子以諂。

陳萬年，沛郡相人，曾任廣陵太守，以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曾任京師治安首長，歷任九卿之職。《漢書》本傳載：

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⁷⁵

宋人黃震言：「萬年以善柔取顯達」，⁷⁶觀其諂媚丞相丙吉，得以在丙吉臨終前受推薦；而「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一語，「竟」字表現班史對其仕途順遂之驚歎，與諂媚權貴、從俗富貴之功效。若非其擔任御史大夫八年後即病死，很可能有機會接任丞相並封侯。對其諂事權貴之舉，宋人劉子翬言：

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信乎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欲世濟其術，悲夫！⁷⁷

陳萬年為一見風轉舵，因勢利導之徒，藉諂媚權貴為晉身之梯，得以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其子陳咸，年方十八，即以其父之故得任為郎，少年得志。當陳萬年患病，召其子陳咸到床下教導告誡：

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

⁷⁵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⁷⁶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⁷⁷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迺不復言。⁷⁸

陳萬年以諂媚權貴晉身，屬於「佞人」之流，其為官之道無他，誠如其子陳咸所言，只一「諂」字而已。其將此字奉為為官信條，故能在官場中優游而無往不利。對其教子床下，教以諂媚此為官訣竅之舉，林紓〈春覺齋論文〉中譏言：

乍讀之似萬年有義方之訓，咸為不率之子，乃「教」下著一「諂」字，吾思病榻中人，亦將啞然失笑，矧在讀者。⁷⁹

其子陳咸所言，「大要教咸諂也」一語，畫龍點睛，描繪陳萬年的人品與人物形象維妙維肖，可說是一傳之骨幹。陳萬年以視病獨留諂媚丞相丙吉，獲得推薦而超遷進用；爾後其子秉承「家訓」，「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⁸⁰此舉誠如凌約言所言：「咸賂遺陳湯，即父床下教戒之術。」⁸¹雖然其人品與作為頗為卑下，然其能在險惡黑暗的政壇中，青雲直上，左右逢源，亦自有其過人之處。李景星《漢書評議》評陳萬年言：

陳萬年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鄭弘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傳內皆極簡略，其庸祿處正以不言傳之。然史之敘萬年也，載其問丞相丙吉疾昏夜迺歸事，及因病教子床下事；其敘弘只曰：「坐與京房論議免」而已，是二人同以庸著，又微有優劣之不同也。⁸²

筆者以為：陳萬年人品卑下則有之，其以諂媚攀附權貴，逐走豪門，以求進用騰達之舉，固為正人君子，直道守節之士所不取；然而官場黑暗，政壇風波險惡，在血淋淋的權力競逐場上，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避免自己在政治的波濤中被吞噬，乃

⁷⁸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⁷⁹ 林紓《春覺齋論文》，林紓著、舒蕪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

⁸⁰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⁸¹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⁸² 見《四史評議·漢書評議》，頁220。

是身處權力競技場中所需具備的能耐。陳萬年善於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家，以儒家固窮守節的標準視之，固然有值得譴責之處，但通觀本傳，其似乎並未有何荼毒百姓、戕害國家之惡行。只因其善觀風向，諂媚干祿以從俗富貴，甚而教子以諂，「又欲世濟其術」，固然恬然無羞愧之心，對其行徑撻伐之則可，以「庸才」視之則意有未洽。蓋此為個人在政治上的抉擇，也是保護自己的方式與手段，甚至是一種置身險惡官場中的生存技能，且並非人人做得到處，如何能以「庸才」視之？

（八）鄭弘的人物形象：好學明經，用法持平。

《漢書》本傳對鄭弘事蹟之記載極為簡短，本傳言：

鄭弘，字釋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弟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⁸³

全傳僅一百零一字，且有不少文字夾敘其兄鄭昌之事蹟與治績。因此，凌稚隆評本傳：「傳弘而插入昌，似合非合，簡短中自有法度」。⁸⁴對於鄭弘之生平，王先謙《漢書補注》引齊召南之言加以考證：

案〈公卿表〉，弘以永光二年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傳〉，但言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弘言之，弘坐免為庶人，與此傳合，表云自殺，誤也！⁸⁵

由本傳記載可知，鄭弘兄弟二人皆好學，精通儒家著作及法律政治，曾為南陽太守，政績優良，政教極有條理，所立制度與規範廣被後人所遵循。其兄鄭次卿用刑罰很重，不如鄭弘平和，後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後因與京房一起論議政事，觸犯法律、受到牽連而被罷官。李景星《漢書評議》評言：

⁸³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⁸⁴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⁸⁵ 見《漢書》卷六十六本傳。

陳萬年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鄭弘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傳內皆極簡略，其庸祿處正以不言傳之。然史之敘萬年也，載其問丞相丙吉疾昏夜迺歸事，及因病教子床下事；其敘弘只曰：「坐與京房論議免」而已，是二人同以庸著，又微有優劣之不同也。（已見前引）

傳文記載雖極簡略，此或由於史料短缺之故，衡之班史字裡行間對其行事與政績，充滿著肯定之態度觀察，筆者以為不能遽以「其庸祿處正以不言傳之」觀之！甚而以「庸才」視之？明人黃震言：「弘、昌兄弟皆能吏，而弘為優」，⁸⁶一個「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治績卓越的能吏，豈能視之為「庸才」？至於「坐與京房論議免」，本是在險惡的政治鬥爭中，受到牽連的結果，政治情勢瞬息萬變，非其所能逆料，豈是其所盼所願？受到京房之事的連累而遭免官，使能吏不能發揮其長才，造福黎民百姓，是漢帝國的悲哀與損失，責任不在鄭弘身上，如何能因此責以「庸才」？

三、結語

《漢書·敘傳》云：「葛繹內寵，屈釐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為不子？」⁸⁷代表班固對傳中人物的觀感與總評價。在〈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中，公孫賀所表現出來的人物形象，是一個深識遠慮，謹慎戒懼之人。由於公孫賀娶皇后衛子夫之姊衛君孺為妻，因裙帶關係之故「由是有寵」，以內寵成為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員。並與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成為姻親，形成龐大的外戚勢力。然公孫賀並不因此而得意忘形，驕恣不奉法度。相反地，當其有機會拜就丞相高位時，卻以「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為由，頓首涕泣，不受丞相印綬，充分表現出不慕爵祿，避禍遠災的識見與睿智！然而其子公孫敬聲，卻不脫世家大族子弟紈袴驕恣的氣息，「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竟盜用公款「北軍錢千九百萬」，導致事發下獄。護子心切的公孫賀，為救贖愛子，乃向武帝請求以追捕逃犯朱安世贖其子敬聲之

⁸⁶ 見《漢書評林·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⁸⁷ 見《漢書一百·敘傳》。

罪。雖然獲准並順利逮捕朱安世，卻為自己埋下殺身亡家的禍根，並開展了「巫蠱之禍」皇室內部一場大屠殺的序幕！公孫賀父子及其家族，衛皇后弟之子長平侯伉，以及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等均牽連被誅。公孫賀智慮深遠，居安慮危不願受丞相印綬，然終因愛子護子之天下慈父衷腸，引發巫蠱之禍之肇端，遭致身誅族夷之結局，實令人寄予慨嘆與同情！

劉屈氂為中山靖王劉勝之子，漢室宗親，武帝庶兄，與貳師將軍李廣利為兒女姻親，巫蠱之禍後代公孫賀為丞相。由於武帝末年，衛后寵衰，江充用事，而江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深恐武帝一朝晏駕之後為太子所殺，故藉察治巫蠱之機誣陷太子。太子劉據得到消息之後，惶懼不安，深恐前秦邪佞矯詔，扶蘇死事歷史重演，在與少傅石德商議之下，矯詔發兵捕殺江充。令人不解的是，太子被佞臣誣陷，誣以巫蠱祝詛武帝，太子無以自白惶懼之餘，矯詔殺佞臣自保即可，為何會發兵攻入丞相府呢？筆者根據文本之通讀，由征和三年，貳師將軍李廣利與丞相劉屈氂，謀立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所生之子昌邑王為太子一事觀察，以為「武帝末年，衛后寵衰」，這場廢嫡立庶的政治鬥爭與奪權陰謀，早在暗中進行。太子在生命與地位飽受威脅之際，孤注一擲發動政變，希冀一舉剷除威脅自己的政治集團。結果功敗垂成，被劉屈氂逃脫，而年邁昏庸的漢武帝在讒言誘導下，「賜丞相璽書，捕斬反者」，給予劉屈氂等陰謀奪權集團剷除太子接班集團的合法性。結果太子兵敗，衛后自殺，太子的家人大多被誅死，劉屈氂等陰謀奪權集團成功達到廢嫡的目的。其後李廣利與劉屈氂謀立昌邑王的陰謀洩漏，武帝在誅除劉屈氂全家，逮捕李廣利妻子之後，終於明白太子被迫起兵自保的苦衷，「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不僅族滅江充家，更將逮捕太子之官吏一一處死。⁸⁸太子謀反之事至此得到平反。

當武帝明白太子的苦衷與惶懼的處境之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之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⁸⁹但這一切已無法挽回太子及皇孫無辜而死的事實。而高寢郎車千秋察言觀色揣摩上意，知道武帝後悔誤信讒言殺子殺孫之行，把握時機大膽向武帝進言，終於「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以一小

⁸⁸ 據《漢書六三·五武子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

⁸⁹ 見《漢書》卷六十三本傳。

小高廟衛寢之郎，在數月之間代劉屈氂為丞相，拜相封侯。其除善於揣摩上意之外，亦頗具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武帝崩殂之後，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發動政變，剷除與自己有兒女姻親關係的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等人，獨攬大權，威震海內。車千秋雖然位居丞相宰輔之位，地位名義上在霍光之上，但卻能充分體認霍氏家族掌控漢室政權的事實，謹守分際，自居霍光之下以全身保家，間接促成「昭宣中興」休養生息局面的出現，對漢帝國國力的恢復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王訢洞悉人性，瞭解當權者權勢正隆之際，在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風光的表象背後，害怕一朝失去權勢，遭受報復屠戮的恐懼心理。故以「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一語，打動繡衣使者暴勝之，死裡逃生，不僅使自己得脫斧鉞之誅，並與王訢深相結納，為培養自己的政治班底，暴勝之向武帝推薦王訢，使其因禍得福得到晉升薦舉。由於武帝出巡時掌握住機會諂媚君上邀寵，復以深明官場明哲保身的自處之道，善於審度時勢，故雖政績平平，然宦途順遂，終於封侯拜相，達到政治事業的頂峰！

楊敞個性謹慎畏事，處事圓融面面俱到，權力慾望極淡，力求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超然物外，政治上具有一種不沾鍋多面討好的圓滑性格。由於出身大將軍霍光幕府，親見霍光誅除上官桀父子等政敵手段之酷烈，在霍氏家族把持朝政，顛制國柄的情勢下，處事低調，力求明哲保身。當霍氏集團密謀發動政變，廢昌邑王劉賀更立宣帝時，楊敞初聽到消息時驚懼不知所言，那種汗出洽背，舉棋不定，不知所措之狀，最足以表現其謹慎的性格。若非其妻給予他當頭棒喝，使其認清時勢，表明心志選邊靠攏，過度小心謹慎，不能當機立斷的結果，很可能使其招來殺身之禍。

蔡義因對儒家之經術嫻熟，得以供職大將軍霍光幕府。其後並能把握時機，主動上疏自求薦舉以干祿，以說《韓詩》受賞識之故，得以進授昭帝而為帝者師。其官運極佳，數年之間即歷任御史大夫，拜相封侯。昭宣時代政局，霍光秉持國政，丞相僅取其備位而已。楊敞、蔡義均出身霍光幕府，明瞭霍光攬政與對待政敵之殘酷，故二人名義上雖為丞相，地位在霍光之上，但均恬退自守，不與霍光爭權，謹守分際，得以全身保家。

陳萬年以善柔取顯達，因諂媚丞相丙吉而受推薦，屬於因勢利導、見風轉舵的佞人之流。其以「諂」字為為官信條，並曾教子床下，教以諂媚此一為官訣竅。由其子陳咸所言「大要教咸諂也」一語，形象的描繪出陳萬年的為人與行事風格。其以諂媚晉身，復又教子以諂媚之術，恬然無羞愧之心，在本傳的人物中，與其他明

哲保身謹守分際以自處者相比，人物形象與行事風格顯得更加突出！

鄭弘兄弟二人均好學明經，精通法律政事。其治績與條教法度，均為後世所稱道遵循。為官法度持平，是治績卓越的能吏。卻不幸在險惡的官場中，因曾與京房一起論議政事而受牽連免官，成為政治爾虞我詐、惡鬥傾軋下的犧牲品。使其政治前途止於御史大夫，無緣擔任丞相之職以充分發揮其才能，造福天下的黎民百姓，此不僅是其個人生命上的遺憾，亦為漢帝國自失人才的損失，令人對其有志難伸的際遇，寄予深切的同情！

基於以上的分析與關照，關於本傳合傳之緣由，筆者以為：凌氏「此傳以代為丞相聯絡，公孫、劉、田、王、楊、蔡七（六）人，又以代為御史大夫聯絡。陳、鄭二人酷類太史公〈張丞相傳〉本」之評論，是合乎班氏撰作之意、深入闡發章旨的深識至評！李景星於繼承凌氏研究成果之餘，更進一步分析公孫賀、劉曲、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六人之合傳，乃以六人代為丞相之故；而陳萬年、鄭弘二人之合傳，乃因二人代為御史大夫之故，亦有個人獨到的識見與發明！惟其對傳中諸人「皆以同為庸才相聯絡」之總評，則實有極大商榷之餘地！為李氏《漢書評議》一書中史評未恰之處。

引用書目

一、古人著作（以時代先後為序）

- 《漢書補注》 東漢·班固撰 清·王先謙補注 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 民國八十五年（1996）八月初版
- 《漢書評林》 明·凌稚隆輯校 明萬曆辛巳歲凌稚隆輯校 熊體信、葉正華、書戶余彰德同刊本
- 《二十二史劄記》 清·趙翼撰 台北世界書局印行 一九六二年初版一刷 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版十二刷
- 《四史知意并附編六種》 清·劉咸炘撰 台北鼎文書局印行 民國六十五年（1976）二月初版

二、今人著作（以姓氏筆畫為序）

- 《四史評議》 李景星撰 長沙岳麓書舍出版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秦漢史》 李源澄著 台北台灣印書館印行 一九七〇年七月出版
- 《春覺齋論文》 林紓著 舒蕪校點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 陳其泰著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印行 1994年11月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